

5

外国诗

WAI GUO SHI

222
外国诗(五)
WAI GUO 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插页 2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0208·230

定价 1.50 元

目 录

新川和江诗抄(叶渭渠译)	1
日本抒情诗选(黎央译)	12
日本象征主义诗选(沈治鸣译)	25
日本女诗人诗选(白山译)	38
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诗选译(王央乐译) ...	50
印度尼西亚现代诗选(吴继珍译)	63
叙利亚诗二首(贺新译)	75
土耳其现代诗选(百合子译)	79
〔伊朗〕尼玛·尤什吉诗三首 (梁永利译)	84
〔意〕帕佐里尼《葛兰西的骨灰》(节译) (钱鸿嘉译)	88
〔波兰〕切·米沃什诗八首(阿木译)	97
〔瑞典〕阿斯本斯特吕姆诗选(李笠译) ...	106

叶芝诗抄(傅浩译)	115
艾略特:《东科克》	
(《四首四重奏》之二)(汤永宽译)	119
弗洛斯特诗选(王延平译)	131
阿德里安·里奇诗选(冉村译)	143
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选(赵琼、岛子译)...	154
安妮·塞克斯顿诗三首(李东译)	167
叶夫图申科诗抄(苏杭译)	178
当代苏联抒情诗三首(顾蕴璞译)	193
来自悬崖的乡愁([日]村野四郎作	
罗兴典译)	198
《诗的见证》选译([波]切·米沃什	
马高明译)	202
《诗歌》选译([美]诺恩·卡拉汉	
孟宪忠译)	213

新川和江诗抄

叶渭渠译

新川和江，日本当代著名女诗人，“日本现代诗人协会”主席。六十年代中期，日本诗坛上女诗人人数已超过男诗人。

《火的颂诗》选自1983年日本株式会社思潮社出版的《新选新川和江诗集》。

火的颂歌

1

与其准备烈火
焚烧我的尸体，
莫如现在分成几截
天天一点一点地燃，
趁我的身躯还是柔软的蜡烛的时候。

即使这点星火，
也使我止不住欣喜的热泪滴落。
她照亮每个屋角，
宛如春天的原野

遍地盛开了花朵。

好象教堂庭院的麻雀
啄食一小点儿面包屑。
这火也会熊熊燃烧，
从街道的屋檐到屋顶
把丰厚的恩惠四处传播。

挺起腰杆，
耸立在海角，
照亮黑魑魑的水域中艰难航行的舟舶。
我成了标记，
用我这眼睛把看不见的彼岸探索。

我死亡那天，
倘使燃烧我的火已完全熄灭，
就把我的尸体扔向沙漠。
我要善始善终将自己燃尽，
请唱着欢快的歌把我扔向沙漠。

2

流水呼唤我的时候，
我的身躯从独木桥上跌落。
河流把气吁吁的我拥抱，
我在流动，我在欢歌。
——红色的衣衫濡湿了，展开了，

宛如水中的花儿，多美啊！
献给你吧！多么希望能向水神
早日献上这朵鲜花。

然而就在那时候，
一种比水声还大的声音在呼唤我。
我眯起眼睛瞧了瞧，
火在河滩上燃烧。
——难道能让这健美的姑娘
 无谓地牺牲？
 只扔掉了在水中湿透了的衣衫。
 瞧啊，火在燃烧。请学我的样子
 我望着你的赤身裸体出神。

我也望着火出了神，
火把我全身照亮，
生命在燃烧。
我童年时代，
和着衣衫在故乡的河上流淌。
让象征黄花少女的红花儿，
在碎石上开放，
我开始悠闲地漫步。

如今，偶尔或远或近，
流水用甜美的歌声把我引诱。
每回我都不吝将衣衫付诸东流，
变成赤身裸体。

火在燃烧，
我无论多少次都象头一回
出发从它的身旁经过。

3

点燃火把，
他会跑来吗？
他从我心中跑过的时候，
我的内心闪烁着亮光。

依靠火的光亮，
我阅读了历史。
通过火的爆裂声，
我听到了世界的音响。

但最重要的是，
火让我清楚地看到了
被照亮了的我的自身，
我的处境，我的实情。

漫长、黑暗，
那是一条隧道。
他象跑空的电车空空荡荡，
从黎明的原野伸向远方。

我仿佛也跑了过去，

奔向眩目的外面世界。
春天万物更新的时候，
就象一切都从我的心中通过。

他从遥远的森林火源，
把火种运来。
每晚不厌其烦地把火点燃，
勇猛地向我这边跑来。

4

从前，在我的家乡，
每逢阴历六月三十，
举行“钻圈”的仪式。
把稻草扎得象年轻人的小腿一般粗，
结成太阳形状的圆圈，
装饰在土地神的大殿前。
传说参拜的人从圆圈钻过去，
就会一年里没灾没病。
这是祛除不祥的仪式，
村民把平素的所有心愿，
都带进了这圆圈。
“当然，女子也……”
父亲拉着我稚嫩的手一起钻了圈。

钻圈前后三天，
巡回表演的杂技演员，

在村前广场上搭起帐篷。
乐团吹响悲伤的曲子，
无力胜任，因为没有把猛兽带来。
要看到猛兽，
也许还需要等些时光。
等到亲戚把我带到大都会，
让我看到那头狮子
突然钻过燃烧的火圈。
火的鬣，鬣的火
百兽之王也撞破了我的胸膛，
疾奔向永劫的彼方。

让大马戏团的狮子钻过火圈，
父亲的形象便不断出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父亲眼睛滚圆，
头倒立，
火把他的头发照得闪闪发亮。
火的父亲，父亲的火。
“当然，女子也……”
那时父亲怎么样说的呢？
父亲在村子里立下大志，
却没有向村庄走出一步，
就结束了村夫子短暂的一生。
我的手腕上还留下他攥过的印痕，
浮现出红彤彤的一块，
至今还偶感隐痛、或者温热。

少年抓了把柴禾
在膝盖上一碰把它折断。

不问水温热不温热，
少年又续上一把柴禾。
因为一位比他大两岁的邻屋少女
在洗热水澡。

少年蹲在炉口，
细心伺弄炉火。
他绷紧的象生气的脸，
一阵阵在发烫。

他背后一片黑魑魑，
象一块正反两面清晰的崭新的铜板，
——梅花芳香飘荡。

露出一条细缝的窗扉，
被轻轻地关上，
少女泡在澡塘里光露出肩膀。

少年佯装什么也没瞧见，
一味在低声哼着儿歌《花儿、花儿》。

大地，
有没有树木一般耸立的火？
深深扎根，
伸展枝桠，
不问四季都发芽。
让守窝的小鸟独自孵雏，
让情侣在树干上雕刻恋人的名字。

无论何时何地回首张望，
那里都燃烧着火。
它勾起离乡背井的游子
强烈的乡愁。
吸引游子返乡的火，
不为风骚扰，
不因雨消失。
火，以自身的旋律在摇曳。

这一天总要来的，
难道没有年轻的樵夫
抡起大斧伐倒树？
难道没有男儿凿木成舟，
独自划向大海？
难道没有男儿磨亮树干，
建造新房壁龛的立柱？

世上总有这样的好男儿吧，
难道没有火树把大地照亮
发现这种人材？

11

在寻找火树的山路上，
我碰见了一位老樵夫。
“这山上，从前也有东西燃烧得很旺，
相互爱慕的男女，
前来雕刻自己的名字，
那里有树干粗大的火树。”

我问：这是什么样的树？
樵夫点起烟袋锅里的烟，回答说：
“山风平静的时候，
千千万万的叶子爆裂开来，
热风犹如龙卷风
从树梢刮向苍穹，
枝头上无数交尾的小鸟，
一只只被烧焦，
就象熟透了的果子，
巴哒巴哒不停落掉。”

那男子呢？那女子呢？
我缠住他追问下去。

樵夫心荡神驰，回答说：
他们都变成了火树。
“他们深深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拥抱着树干，
合二为一地燃烧了，旺旺地燃烧了……
世上还有那样美的火吗？
连日月都黯然无光。”

你把它砍掉了吗？
我把视线投在锯子上。
完全消失了。樵夫说着
把烟袋锅里的烟灰抖落，
“互相爱慕的男女
不分昼夜地攀登上来，
火熄灭了，枝桠垂下全变成了翠绿。”

火树火树，现在就是丝柏树^①
我从樵夫手指的绿树身旁经过，
悄悄地下了山。
莫非那旺旺燃烧的火树
还有那爱情，
早已不过是传说？

12

火欲变成光，

① 日语桧(HINOKI)与火树谐音。

于是
一心在燃烧，
把自己的愿望凝聚在灯蕊上。

火对光不服，
已把草屋顶下的故事读腻了。
我想变成光，
在亿光年的太空驰骋，
让所有的花儿齐放，
让所有的窗扉齐亮，
让所有的海都染上碧蓝的彩光。

火恨太阳，
因为火是太阳的末子，
太阳却不承认
从前被拐走了的末子。
兄长们在宇宙的庭院尽情嬉戏、跳跃，
火却只能委身在素陶器里，
油少得可怜，
实在令人讨厌。

火经常把青青的焰尖，
直冲苍穹，
劈劈啪啪地把灯蕊烧焦。

日本抒情诗选

黎 央 译

崛口大学六首

写在水面上

语言是美的。
而象一切美的东西一样
语言生命短促，易于死亡。
语言活在说话中间
然而说话终了，语言就死了。
语言就这样短命。

语言象阳光一样
象空气一样 象时间一样
象世界上一切东西那么流动
这是语言的本性。

原来语言
是为了说话
而不是为了用文字书写

文字使语言成为囚人
文字是语言的牢狱
文字使语言成为僵尸
文字是语言的墓穴
写在纸上的时候
美的语言成了化石
冰冷地冻结在那里
文字是语言的棺槨。

诗在心里产生的时候
就象是美的语言生下来一样。
我把它用破烂的文字形象
写在纸上
易死的语言何以能够忍受
诗也就丧失干净。
啊啊 我不能不认为
文字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发明。

然而可悲的是 对于我
文字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虽然 为此也总算有一点儿安慰
为了不使它们凝滞
我今天就这样把我的诗
写在水面上流去……。